

# 霜染秋深启新程

□ 聂顺荣

晨雾未散时踏上山径，鞋尖先沾了层细碎的白。俯身轻触，狗尾草叶尖的冰晶便簌簌碎裂，指尖只余一丝凉意——原来霜降已至，昨夜的风，竟把秋的最后一抹温柔，凝练成了这般清透的模样。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恰如白居易笔下“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这自然的笔触，正以最内敛的方式，为秋日画上句点。

山坳里的柿子树是最先报信的。经了霜的柿叶早落尽了，只剩红灯笼似的果子悬挂在枝头，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树底的草叶上，霜花铺得均匀，像撒了把碎钻，待阳光穿雾而来时，便折射出细碎的光。

远处的枫香树还燃着余韵，红得热烈，却在霜气里添了几分沉静。风过处，红叶打着旋儿落下，铺在霜地上，红与白交织成秋的绝唱。此时再读“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才懂这诗句里藏着的光影玄机。

循着小径前行，忽闻几声雀鸣。抬头望见

枝丫间藏着的灰雀，正啄食着被霜打软的野果。它们的喙尖沾着白霜，蹦跳间抖落的冰晶，落在枯叶上发出轻响。这让我想起“豺乃祭兽”的说法，虽未见豺狼捕食的景象，却见林间生灵都在为冬作准备：松鼠在松枝间穿梭，将松果塞进树洞里；几只山鸡扑棱棱掠过灌木丛，留下满地零落的羽片。天边掠过几行雁阵，翅尖划破澄净的天空，恍惚间竟与刘长卿“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的意境重合，秋的清寂与生命的警觉，在霜降时节格外明晰。

田埂边，农人正弯腰收割最后一茬白菜。裹上了白霜的菜叶沉甸甸的，外层枯叶被霜浸得发脆，掰断时便能听见清脆的声响。老农直起身，呼出的白气在晨光中散开，指尖老茧蹭过菜叶上的霜，眼里满是踏实。不远处的稻田已收割干净，稻茬上覆着薄霜，像铺了层银色的绒毯，这正是钱起“秋来积霖雨，霜降方铚获”描绘的丰收图景，把夏的繁茂与秋的丰饶，都温柔地收进了大地的怀抱。

午后雾散，阳光透澈起来。母亲在院子里晾晒新采的霜桑叶，叶片边缘还带着霜打的

焦痕，却散发着清苦的香气。“霜降后的桑叶才值钱，泡茶能清肺润燥。”她边说边把叶片摊平，竹匾里的桑叶渐渐铺成一片暗绿，与窗台上晒着的柿子干相映成趣。檐下悬挂着的玉米串、红辣椒，在霜后的晴日里愈发鲜亮，让人想起“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农家人用晾晒的丰饶，回应着节气的召唤，这也是对“补冬不如补霜降”的最好诠释。

暮色渐浓时，风里添了几分寒意。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位老人正晒着太阳闲话。他们膝头盖着薄毯，手边茶缸冒着热气，话题从“晚麦不过霜降”的农谚，说到了早年霜降扫墓的旧俗。“从前这时候要去给先人上坟，割净坟头杂草，摆上刚蒸的糯米糍。”老人的话音混着落叶声，在霜气里格外悠远。不远处，孩子们举着糖葫芦奔跑，糖衣在夕阳下闪着光，酸甜的气息漫过街角，柔化了霜的清冽，倒让“深秋柳陌露凝霜，衰草疏疏碧水凉”的景致多了几分暖意。

夜深了，月光洒在院中的石板上，又凝出一层新霜。窗台上的菊花开着，花瓣沾着细冰晶，却愈发显得精神。这“延寿客”般的花

儿，偏要在霜降时节盛放，仿佛要与霜气比一比风骨。案头的瓷瓶里插着几枝红枫，叶片上的霜花在灯光下晶莹剔透，此时再品李商隐“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才悟得这诗句不仅写尽了霜月之美，更藏着对坚韧风骨的赞颂。

霜降从来不是终结。那些被霜覆盖的土地下，藏着种子的梦；那些蜷在巢穴里的蛰虫，在积蓄苏醒的力量；就连枝头残留的果实，也在霜气里酝酿着更浓的甜。它是秋的收束，也是冬的序曲，以“草木黄落”的静美，藏起“蛰虫咸俯”的隐忍，却在每一寸霜色里，都写满了对来年春天的期许。

就像人生，总要经历几场“霜降”的磨砺，才能沉淀出更醇厚的滋味。那些清冽与寒凉，终会化作成长的养分，在时光里酝酿出属于自己的甘甜。

这或许就是霜降最动人的意味——于沉静中藏生机，在清寒中见风骨，正如“风卷清云尽，空天万里霜”描绘的那般，在季节的轮回里，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传递着生命最本真的力量。

诗林 漫步

## 农家往事

□ 郑显发

檐角挂起第三串红辣椒的时候  
稻草人松开最后一粒谷子  
场院上，簸箕摊开金色的叙事  
风车摇落蝉鸣碎屑  
把夏天筛成细软的铺垫

晒秋的竹匾接住云朵的间隙  
南瓜切片晾晒成月牙的形状  
玉米垛在墙角堆积着斜阳  
祖母用陶罐收集晨霜  
说要酿制过冬的糖

铁犁在檐下  
磨刀石惊艳了时光  
炊烟开始练习水墨的笔法  
在天空铺开素净的宣纸  
临摹雁阵的印章

收割机碾过的田垄  
秸秆仍保持鞠躬姿势  
泥土收藏所有失重的籽实  
如同收藏多年前  
那场迟迟不落的雨

地窖里，红薯在黑暗中糖化  
酒缸中，高粱正酝酿着霞光  
野菊替篱笆梳妆  
处处插满山岗  
与枫叶比赛绽放

当桂香浸透青石台阶  
蟋蟀在灶膛吟唱祝祷  
农家把秋天对折起来  
一半压进腌菜坛子  
一半藏入种子胸膛

## 霜叶醉丰收

□ 李光明

在秋的末梢徘徊  
霜降，这时光使者悄然登台  
绽放，似美梦的对白  
给故乡蒙上一层素雅之色

枫叶被秋霜吻过几遍  
便红得惊心，像火在燃烧  
一定是秋，她的每声深情告白  
让山峦沉醉，回荡幸福的分贝

田野里，霜意蔓延  
稻谷金黄，越发沉甸  
农人的笑容在霜中舒展  
丰收的歌谣，正飘向天边

秋霜降落的日子  
听风诉说岁月的温柔  
雁群开始南飞，留下等候  
盼一场雪，与冬邂逅

## 故乡吟

□ 杨瑞芳

秋风在枝头雕刻透明的皱纹  
白霜是时间撒落的盐粒  
草叶上凝结的霜花  
在晨光里闪烁着细碎的光  
霜降，是最后一个带有秋意的节点  
像一封迟来的信笺  
将秋的余温与冬的预告悄然叠放  
故乡的小径上  
落叶铺成金黄的地毯  
每一步都踏出沙沙的轻响  
路灯尚未熄灭  
霜降的美  
在于它用一层薄霜  
将时光凝成琥珀  
当最后一缕秋光被霜色染白  
远山在雾中褪去色彩

像一幅未干的水墨  
被岁月浸湿  
只剩几株红枫固执地燃烧

故乡的枫叶  
总在深秋时节染红整片山坡  
像一簇簇燃烧的火焰  
又似天边坠落的晚霞  
那抹红，是游子心中最温柔的牵挂  
是岁月沉淀的乡愁  
是故乡写给远方的一封情书  
故乡的枫叶  
如散落的星辰  
点缀在山间、田埂、屋后  
夕阳的余晖  
为枫叶镀上一层金边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暖色调

## 悟秋(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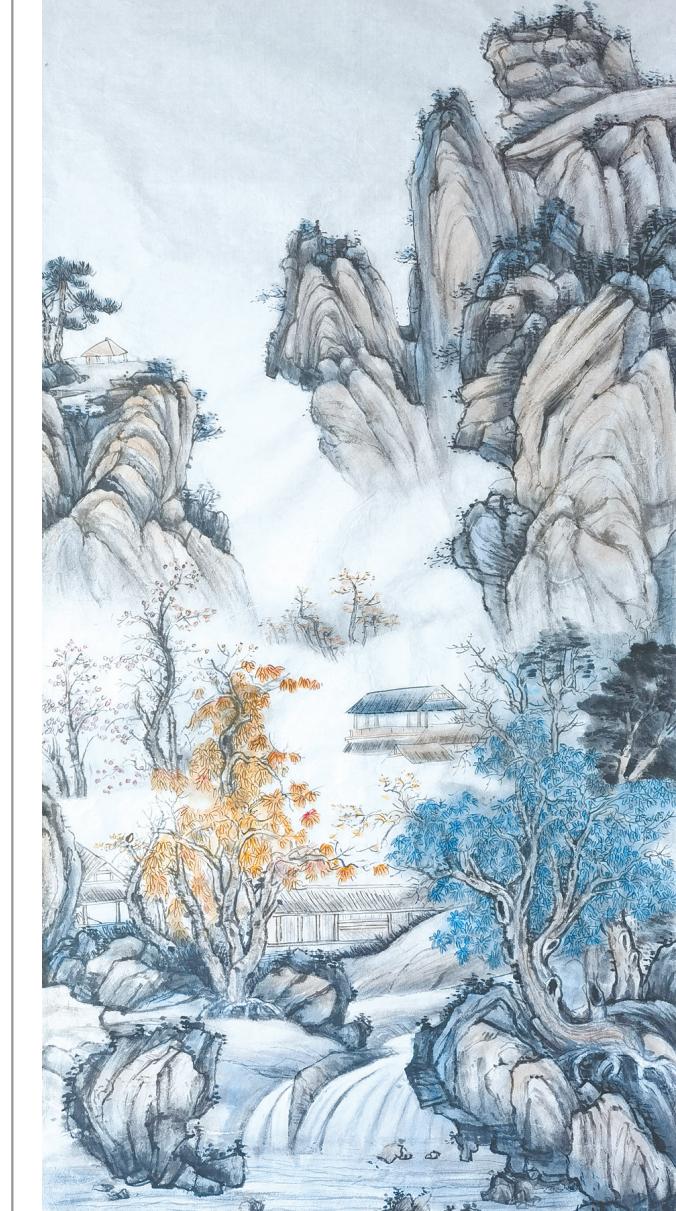
□ 季川

### 落叶的姿态

不是每一枚落叶  
都有这么优雅的姿态  
比如被狂风吹落的  
是凌乱的  
比如被暴雨冲走的  
是颤抖的  
只有此时此刻，它的落下  
是心甘情愿的，情不自禁的  
只有它的落下，是从容不迫的  
甚至是可圈可点的  
是的，宛如人生的某个时刻  
只有落下了  
我们才能找到方向

### 贴近一条河

只有贴近一条河  
你才能知道它的走向  
才能知道，在秋天里  
它缓慢的流淌，不是因为年迈  
而是因为睿智  
只有贴近一条河  
你才能懂得生活的不易  
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  
其实已历经了无数次的风雨  
只有贴近一条河  
在秋深时，你才能更好地  
贴近自己



### 散文天地

## 家在青山绿水间

□ 李慧丽

河流滋养着生灵。浊漳河水奔流不息，两岸黍麦离离，葛麻苇苇。炊烟袅袅，牛羊成群。深秋时节，凉风习习，徜徉在辛安泉镇西流南村的青葱农场，伸手拿一柄枣，丰收的喜悦直抵心间。

沟畔的苹果，早从绿叶缝里探出了红彤彤的脸。树荫下的鸡窝蒙着铁丝网，敞着小门。一只又一只在树林间恣意溜达的鸡，时而昂头看看天，时而低头啄啄虫，翅膀里抖动的全是你

闲随意。它们的名字叫“溜达鸡”。渴了就喝水，饿了就吃虫，想下蛋了就随意下蛋。这无拘无束的生活配得上广袤的青山绿水。

硕大的大棚内，豆角、韭菜等分畦而种。葫芦在半空的架子上悬着，像一个个淘气的葫芦娃，争着往高处攀。新韭菜正茁壮生长，老韭菜头顶已开出了白色的花朵，不久它们将变成香喷喷的韭花酱。菜畦里有简介牌，菜园间有砖砌路。原来，眼前的蔬菜种植不仅是种植农业，还是观光农业，集观光、采摘、研学于一体。

棚外路北，一颗颗硕大的枣儿挂在矮矮的枝头，禁不住近在咫尺的诱惑。伸手摘一颗放嘴里，又脆又甜。忍不住又摘了几颗。路南深沟下，梨树上挂满了绿色梨子。左侧高坡的枝条上深紫色的西葫装点着浓密的绿。以绿为底，红黄橙紫纷纷着色。此时，秋天就在各种颜色中具象化。

秋天的兰花依然水灵灵绽放在西流南村顺潞根雕公司工作室里。村民苗魁宁凭借一双巧手，让馨香的崖柏开成了高洁的兰花、傲雪的梅花，凿成了一帆风顺的小船，育成了跃跃欲试的金蝉……大红灯笼在车间里挂着。春节前后，这里将是一派繁忙，扎架子的、糊纸张的、剪花样的。还有那活灵活现的布老虎，正安卧在村民家中静待有缘人来认领。根雕、灯笼、布老虎以及村民们自产自制的辣椒酱，成了全村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环抱青山烟树稠，一湾绿水向东流。耕樵归去牛羊下，日落平川晚渡舟。”这是潞城古八景之一“西流晚渡”美景图，亦是明朝潞城知县冯惟贤用文字定格下的西流村的美丽安宁。几百年过去了，当年田间牧歌式的宁静如今仍在，却添了许多生机与蓬勃。这生机正是乡村振兴为村庄注入的永续动能。

### 随感 点滴

## 深秋三美

□ 聂唯

在我印象里，深秋从不是文人笔下的凋零符号，反倒像大自然用时光熬煮的浓汤，把一年的沉淀凝成了可感可触的美好。这季节藏着三重景致——静的风骨、动的诗意、食的醇香，凑成了独属深秋的“三美”。

静态美，草木凝霜如画。

寻深秋的静态之美，不必去热闹景区，乡间田埂、城郊山林藏着最本真的模样。村头银杏林最先换装，巴掌大的叶子被秋阳染成金箔，层层叠叠缀在枝头，风停时整棵树像凝了满树碎光。树下积着厚落叶，踩上去沙沙响，阳光透过枝叶洒下，在叶上投下斑驳光影，连

空气里都浮着金色尘埃，像老电影的镜头。

往山林深处走，枫叶又是另一番模样。不同于银杏的温润，枫叶带着热烈，从边缘泛红漫过整片叶子，红的似火、艳的像霞，还有半红半黄的，似被秋霜精心晕染。清晨枝叶凝着薄霜，霜花沾在叶边，红白相衬，透着清冷雅致。山脚下的柿子树更显眼，叶子落尽后，光秃秃的枝丫挂着橙红柿子，像缀满小灯笼，在透亮蓝天天下格外鲜活。

田埂上的芦苇也有韵味，细长苇秆顶着蓬松芦花，风一吹便轻轻晃悠。若遇晨雾，芦苇荡被雾气裹着，白茫茫里露着零星芦花，像水墨画未干的笔触，有着朦胧的诗意。站在这样的景致里，连呼吸都轻缓，生怕惊扰了这份凝固的美好。

动态美，生灵逐秋添趣。

深秋的静从不是死寂，生灵的活动让它有了灵动气息。清晨稻田里，常有白鹭驻足，雪白羽毛下，细腿陷在湿润泥土里，低头啄食残留谷粒，偶尔抬头张望，脖颈灵活扭转，姿态优雅如舞者。太阳升高些，白鹭便成群飞起，雪

白身影在金黄稻穗间穿梭，像给深秋画卷添了几笔流动的白。

村口老槐树下是麻雀的乐园，一群群麻雀落在枝头叽叽喳喳，时而扑棱翅膀到地面，啄食村民晒的玉米粒。有人经过时，它们齐刷刷飞起来，落在不远处的电线上，排成一串小黑点，像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偶尔能看见几只喜鹊，黑白羽毛在阳光下亮得晃眼，落在柿子树上啄食熟果，吃完便展翅飞走，留下几片晃动的柿叶。

傍晚的池塘最有趣，夕阳把水面染成橘红色，几只鸭子慢悠悠地游着，时而扎进水里觅食，时而拍打翅膀溅起水花。岸边草丛里，蟋蟀不知疲倦地鸣叫，清脆声响和鸭子的嘎嘎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混在一起，成了深秋傍晚最动听的歌谣。这些生灵的活动，不似盛夏的喧闹，却带着从容，为深秋添了不少生趣。

饮食美，舌尖品尽秋味。

深秋的饮食之美，是大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浓郁秋意。刚挖的红薯带着泥土香，蒸熟后剥开外皮，金黄薯肉冒热气，咬一口柔软

甘甜，暖到心里。板栗是深秋的宠儿，糖炒栗子在锅里翻滚，外壳渐渐油亮，剥开后软糯香甜，带着淡淡焦香；板栗炖鸡更醇厚，鸡肉鲜嫩与板栗香甜融合，汤汁浓稠，喝一口满是鲜美。

深秋餐桌上，少不了热汤。萝卜排骨汤常见，萝卜清甜、排骨鲜嫩，慢炖几小时后汤汁乳白，暖胃暖心；冬瓜丸子汤更清淡，冬瓜软烂、丸子鲜嫩，汤汁清爽解腻。咸菜也美味，腌好的萝卜干、白菜帮切丝，用香油拌一拌，脆爽可口，配米粥是地道家常味。

最难忘的是深秋甜点，柿子饼必不可少，新鲜柿子去皮晾晒后软糯香甜，表面结出白霜，咬一口甜而不腻；山楂糕也惹人爱，山楂糕加冰糖凝固后切小块，酸甜开胃。这些美食没有复杂做法，却藏着本真味道，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深秋的醇厚与香甜。

深秋的三美，是静态的画、动态的诗、舌尖的甜。它没有春的娇嫩、夏的热烈、冬的凛冽，却有独属自己的从容，藏在每片落叶、每声鸟鸣、每口美食里，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慢慢享受。

**大行**

题字 崔宪清